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6

如果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你会待在谁的身边？

末日的 愚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黄涓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6

如果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你会待在谁的身边？

末日的 愚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黄涓芳 译



NLIC 2970760125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科学家宣布小行星即将于八年后撞毁地球，世界陷入混乱当中，历经五年的恐慌，终于只剩倒数三年。

- 末日的 fool 离家出走的女儿突然回归，给两位老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 太阳的 seal 多年不孕的妻子怀孕了，生还是不生？
优柔寡断的男人面临人生中最重要抉择……
- 围城的 beer 隐居的主持人面对找他复仇的兄弟，埋头进餐，他的冷静从何而来？
- 冬眠的 girl 父母自杀独自生活的宅女，想在末日到来前谈一场恋爱，她能否达成心愿？
- 钢铁的 wool 为了不被欺负而学习搏击术的男孩，
得知年少时的偶像一直坚持训练，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 天体的 yool 妻子丧生的男子，接到“天文宅男”的电话，
他们要怎样见证行星撞击地球的瞬间？
- 戏剧的 oar 不得志的女演员，替失去亲人的人扮演他们的亲人，
却开始迷惑何为真实何为虚幻……
- 深海的 pole 执著经营音像店的男子、行踪神秘的妻子、
活泼可爱的女儿和在屋顶建高塔的古怪父亲，
又为什么决定一起爬上高塔？

世界末日前夕，小小“山丘城镇”的居民，如何度过末日来临前的最后时光……

末日的 愚者

ISBN 978-7-5447-1534-8



ISBN 978-7-5447-1534-8

定价：25.00元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6

末日的 愚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黄涓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的愚者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黄涓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2

(青马文库)

ISBN 978-7-5447-1534-8

I. ①末… II. ①伊…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9227号

SHUMATSU NO FOOL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6 by Kotaro Isak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6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80

- 书 名 末日的愚者
作 者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译 者 黄涓芳
责任编辑 田智
原文出版 集英社,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34-8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009 末日的 fool
035 太阳的 seal
065 围城的 beer
095 冬眠的 girl
125 钢铁的 wool
153 天体的 yool
185 戏剧的 oar
217 深海的 pole

To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

今天将是你剩余生命的第一日。

——by Charles Dederich

• 末日的fool •

1

“该走了。”

我说完，拿起塑料袋便从长椅上站起来。五公斤重的白米沉甸甸地折磨着我的肩膀和腰部。

静江显得有些依依不舍，但还是回了声“说得也是”就站了起来。

这座公园位于高处，可以俯瞰西沉的夕阳逐渐将仙台市区染成一片红色。鲜红的色彩反射在遍布天际的卷积云表层。静江大概还想要继续眺望眼前的风景，但是我早就觉得不耐烦了。

“我们大概有十年没有到这座公园了。”

“是吗？”

二十年前刚搬到附近的公寓时，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但最近我甚至已经忘记这里有一座公园了。

我们居住的“山丘城镇”是位于仙台市北部人造山丘上的住宅小区，公园座落在视野最好的地带，算是这个小区的“卖点”之一。

公园大约五十米见方，四周围着栅栏，地上铺着砂砾，四边的入口处各矗立着一根图腾柱，据说是小学生的毕业作品。东南方的角落设有儿童游乐设施，包括滑梯、秋千等。公园中央种了一棵樱花树，另外还有十张长椅朝着仙台市南区的方向，坐在那里可以欣赏街景。

小区刚落成的时候，每到周末“山丘城镇”的居民就会来到这座公园。到了四月上旬，大家就会在仅此一棵的樱花树下争夺赏花的席位，甚至还常常发生冲突。

居民们大概是觉得住房贷款里也包含了在公园看到的景色和赏花节目，所以才会想要努力捞回本吧？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然而，这座公园此刻也变得空荡荡的，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遛狗的女人，另一个则是满面愁容地坐在秋千上的中年男子。根据静江的说法，这两人都跟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她还跟我说：“你看那个男的，常常出现在电视上。”但我却完全没有印象。

“那男的是谁？”

“他是节目主持人。我听说他在一年前带着家人去了别的地方，不过看样子他们又回来了。”

“现在到哪里都一样。”我斩钉截铁地说，并催促静江，“快点走吧。”

“亲爱的，你看。”

我们刚去买晚餐的材料回来。最近店里已经很少发生抢夺食品的情况，拦路抢劫案件也减少很多，因此静江通常都一个人去买菜。不过碰到要买白米之类比较重的商品时，我也会陪她一起去。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是和小学生般娇小的静江比起来，我的力气还是比她大一些。

“秋天真的已经来临了。”

静江面向仙台市区的方向，伸出食指在空中比划。我原本以为她指的是远处的街道，但却看不到什么新奇的风景，直到我把视线移到近处，才发现她指的是什么。

是蜻蜓。十几只蜻蜓宛若在空中游动的鳉鱼般飞舞。它们的颜色和夕阳相近，无声地飘浮在半空中。这些蜻蜓大概原本停在栅栏或看板上休息，当我们经过时才受到惊吓而飞了起来。

“真不敢相信我们只剩下三个秋天了。”静江以低沉的声音说。

“傻瓜。”我反射性地回答，“别说那种丧气的话。”

“但这是事实啊。”

“真羡慕你这种傻瓜，可以说得这么轻松。”

“老公……”静江看着我，露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表情。

“什么事？”

“拜托你，在康子面前别摆出那样的表情。”

她的语调很认真，甚至接近哀求。

“我天生就长着这么一张臭脸。”

“看你突起下嘴唇的样子，好像把人家当傻瓜一样，眼神也好可怕。”

“谁叫你说的话太白痴了！”

“所以我说——”平常静江很少反驳我，但今天却坚持到底，“难得康子要回来，拜托你了。”她还加上一句，“已经十年没看到她了。”

“干吗要对自己的女儿低声下气？傻瓜！”

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紧张，但还是以粗鲁的回应蒙混过去。

走出公园后，我们便沿着细长的道路往东走。静江跟在我后头。

“山丘城镇”和其他住宅小区一样，并排建着好几栋造型相近的建筑，其间密布着网状的小径，一不小心就会搞不清自己所在的位置，甚至失去方向感。

“你记得吗？”我放慢脚步等候静江跟上，接着缓缓地开口问。这段往事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搬到这里之前住的地方，也是像这样很难搞清楚方向，小孩子动不动就会迷路，常常在路上徘徊。”

“嗯。”

“有个小孩因为怕迷路，还在柏油路上画箭头，标示回家的路程。”

“对呀。”静江露出怀念的神情，轻轻点了点头，“后来其他小孩也纷纷仿效，结果地上到处都是箭头，根本搞不清楚路该怎么走。”

“那真的很好笑。”

静江的表情没有变化，斜着眼睛偷偷瞄了我一眼，说：“亲

爱的，你忘了吗？最早开始画箭头的就是和也。”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静江，一时无法立刻回答。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提起和也的名字。

和也是我们的长子，十年前年仅二十五岁时就死了。我感觉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对手狠狠打了一拳。

“那孩子是用学校的粉笔在地上画箭头。”

“这样啊。”

“你那时候很生气，骂他傻瓜，怎么连回家的路都不记得。”

我虽然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但事情大概就像她所说的吧。当时我担任电话公司的管理职，压力很大，每天为了一大堆问题和迟迟没有进展的工作而感到焦虑，又不能在部下面前吐苦水，但心里却知道自己的无能。那时候我也许是因为惧怕自己的无能遗传到儿子身上，才会反而表现出那么冷淡的态度。

——爸爸老是说妈妈和哥哥是傻瓜，可是其实骂人家傻瓜的人才是傻瓜。

康子的这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说的，但却清楚记得她歪着嘴巴、扭曲着脸说出这句话的模样。

“你有没有想过哥哥的感受？”康子还这么说过。

怎么搞的！直到现在我才惊愕地发现，当时的我从未想过要顾及他人的感受，也根本不在乎和也怎么想。怎么会有这种父亲！真是悔不当初！

“在路上画箭头是和也想出来的点子。”静江再一次强调地说。

“那又怎么样？”我的语气比预期的还要强硬。

“这孩子的想法还真特别。”

和也死后，我们夫妻之间几乎没有提过有关儿子的话题，也因此我现在感觉有些不知所措。“你最近是不是打扫了他的房间？”

“被你发现啦？”

“你在半夜打扫，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可能不发现？”

“说得也对，真抱歉。”

“别提这个。”我改变话题，“康子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回来？她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

静江摇摇头说：“只剩下三年了，她大概想要至少再见我们最后一面吧。”

“她在电话里有没有说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

“但她总该说了点什么吧？”

静江露出责备的眼神，似乎在质问我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接电话。“她只告诉我‘来了再说’。她也许是有话要对你说吧。”

“有话对我说？她该不会到这时候还要来骂我吧？”

“说不定是这样。”

“喂！”

“开玩笑的。”

2

康子从小成绩就很优秀，考试分数和学习成绩总是排名全校第一。就我所知，她成绩即使再差也顶多落到第二、三名。她的长相虽然没有学业出色，但也挺漂亮，人缘也很好。康子一次就考上东京的国立大学，毕业后立刻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让为人父母的感到无比荣耀。

康子是最值得骄傲的孩子，然而这也不禁让我常常抱怨：“相较之下，和也怎么会这么差劲？”

每次看到孩子们带回家的成绩单，把和也和康子的成绩放在一起比较，就会让我想到“失败品”与“杰作”这两个词语。我

或许是因为不想承认和也柔弱与笨拙的个性是遗传自我，才想把他视为“偶然出现的失败品”吧。

和也是否察觉到我的想法？他一定察觉到了——另一个我这样回答。他会不会为此感到难过？他一定会感到难过吧。每当想到和也当时的感受，我的内心就会充满绝望。

十年前，康子在我们面前宣称：“我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家。”那是在和也死去的两个月前。

她并没有说谎。事实上在那之后除了参加和也的葬礼之外，康子再也没有回到“山丘城镇”，甚至不再踏入仙台一步。六年前我父亲——也就是康子的祖父——举行葬礼时，我们曾经碰过面。但康子连招呼都没有跟我打。

话。“她只告诉我‘来了再说’。她也许是有话要对你说吧。”

“有话对我说？她该不会到这时候还要来骂我吧？”

“说不定是这样。”

“喂！”

“开玩笑的。”

2

康子从小成绩就很优秀，考试分数和学习成绩总是排名全校第一。就我所知，她成绩即使再差也顶多落到第二、三名。她的长相虽然没有学业出色，但也挺漂亮，人缘也很好。康子一次就考上东京的国立大学，毕业后立刻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让为人父母的感到无比荣耀。

康子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孩子，然而这也不禁让我常常抱怨：“相较之下，和也怎么会这么差劲？”

每次看到孩子们带回家的成绩单，把和也和康子的成绩放在一起比较，就会让我想到“失败品”与“杰作”这两个词语。我